

“我们在养马场里见到非常帅气的哈萨克男子，野性又温柔，骑在高头大马上，奔驰在茫茫草原中，是那么地优雅，浑身散发出魅力。而当他们在帐篷里招待我们吃东西，又会很害羞地远远躲在角落里，可是你知道，他们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在角落里好奇地打量你。当时我就觉得，这样帅气的男生，和我们敏感可爱的女主角，发生一段爱情是天经地义的。”

母亲张凤侠也被安排了一条感情线，虽然，是遇到了有点渣的男人，打着她的信誉在城里卖货，卖完货又卷款跑路。“张凤侠是非常有性格的女人，通常来说塑造一个很飒的女人，就不会给她安排感情线，一心搞事业嘛对不对？但是我和导演一致认为，中年女人为什么就不能谈恋爱呢？为什么一定要斩断七情六欲刀枪不入呢？她可以向往爱情，也可以在爱中受伤——受伤了能走出来，才是真洒脱；如果像灭绝师太那样斩断尘缘，反而没有那么可爱了。”

滕丛丛和彭奕宁笔下的人物各自都有成长，包括巴太——为救心爱的女孩，他不得已将箭射向最爱的马儿“踏雪”；为让“踏雪”减少痛苦，还亲手割下了马头。很多观众为这一幕心碎，给编剧寄刀片的心也有了。彭奕宁解释自己和导演为什么要这样写：“我们在牧场见到很多养马师和马儿的深厚感情——有一位养马师，他最爱的一匹漂亮的公马，对他简直是依恋，一直在蹭他，摸都不让别人摸，非常忠诚。当他策马飞驰，又像将军一样骄傲。这种人和马之间的感情深深触动了我，除了游牧民族之外

这样帅气的男生，和我们敏感可爱的女主角，发生一段爱情是天经地义的。

下图：彭奕宁在牧民的毡房里采访。



你很少能看到这样深的连接。我觉得马儿就像游牧民族的图腾一样，是他们生活和灵魂的一部分。所以巴太挥泪割马头的一幕，实际上也是他在经历伤痛和丧失，象征着他在向青春岁月告别。”在牧区，彭奕宁见过剧集里出现的马头骷髅，挂在树上，像某种宗教仪式。当地人告诉她，这些挂在树上的马头骷髅，大都是养马人特别钟爱的马，在去世之后被他们以这样的形式寄托思念。

喜欢《我的阿勒泰》实在可以有太多理由。有人喜欢它的风景养眼，有人喜欢它的民情质朴，有人喜欢它对女性的观照，有人喜欢它展现了游牧民族独特的人文风情。很多观众都说，看《我的阿勒泰》，感觉心也会静下来。剧集播出后，彭奕宁收到了很多观众来信，一位

大学生写道：每天晚上她都会和室友一起，每人抱着一个巨大的娃娃，关上灯，一边看，一边笑，一边哭。“我特别想隔空给她一个拥抱，告诉她，能让你们有幸福的感觉，是我的荣幸。”

在治愈广大观众之前，《我的阿勒泰》的创作过程就先治愈了彭奕宁本人。“山水之中，善良人的日常生活，一直都是在城市森林里‘卷’久了的人们喜欢看到的故事，英剧《万物生灵》《德雷尔一家》，还有《我的阿勒泰》都是如此。我们去勘景的时候，疫情还没结束，记得到了草原上精神为之一振。就像一位观众说的，看到女孩在无边旷野奔跑，感觉‘班味’都淡了。真善美的人，纯洁的初恋，奔放的民族风情，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打工人在还房贷挤地铁之外，还很有希望。所以剧集现在如此火爆，我觉得——阿勒泰本地也有贡献——我想说，新疆‘诚不欺我’，它可能是全国景区中买家秀与卖家秀差距最小的地方之一，仅仅是我们去的那些常规景点就非常震撼了。当然，今年去可能会有点拥挤。”

确实，阿勒泰文旅已经火了起来。最近，《我的阿勒泰》在戛纳电视剧节中入围最佳长剧集竞赛单元——这是中国首部入围该单元的长篇华语剧集。不仅国内火，还火到了海外，让人不免有点担心新疆文旅的接待能力能不能招架这一波热浪——不过看到剧集的支持方名单之中，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、新疆文旅厅、新疆阿勒泰文旅局的名字在列，想来，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，要刷新全国人民的班味。■